

● 长江文艺出版社

● 邓寄平

和情感交揉的
和色幕，走
——就像截取一

两岸情仇

两岸情仇



两岸情仇

邓寄平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90 000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 800

ISBN 7—5354—0253—4

I·217 定价：3.20元

内 容 简 介

台湾青年陈庆来大陆拜师学艺，与漆铺老板之女华梅暗送秋波，私订终身。但是，县党部委员周文井却看中正在读书的华梅，便要强纳为妾。华老板一气之下，沉疴不起，弥留中将女儿托付陈庆，并嘱保住“金漆梅花”祖传技艺。不料，华老板刚入殓，陈庆惊闻台湾阿妈暴亡噩耗，只得又要赴台奔丧。临行，华梅给了她的贞操，指望他能尽快回归……

陈庆历经艰险，好不容易踏上高雄故土，但等待他的却是更不幸的消息：昔日女友被生活所迫，变成男人的玩物，从而患上难以启齿的性病；妹妹阿玉为了给阿妈治眼病，竟将初夜权奉献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并又被骗至异国，沦为娼妓；阿妈未寒的尸骨抛散于荒山，而仇人李守仁又前来逼债……这一切，逼得陈庆铤而走险，企图偷渡回到华梅身边……

陈庆万般无奈，在高雄办起漆铺，以抵还李守仁的债款。但李守仁得寸进尺，想方设法要他献出祖传漆艺，还将妙龄女郎阿秀带来归其受用。然陈庆却因思念着大陆上的姑娘，始终不与阿秀交欢，致使阿秀在旅馆供他人满足了情欲，反以为是陈庆所为；亲妹阿玉一直被控制在李守仁手中，身不由己，任其宰割……忍无可忍的陈庆这才举起利刀，劈向李守仁。而大陆的华梅，因思念陈庆成疾，谢绝镇长求爱，反被流氓何治龙凌辱，终致抱恨由人送进疯人院……

小说通过台湾、大陆之间几对男女的恩怨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的社会生活图景，将男女情爱、风俗人情、人物心态凝聚笔端，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心上人呵，我将贞操给了你，你竟忘了
我？！

亲爱的姑娘，昨夜的星辰已殒落，我的
心中有个你，可我的身躯难属你……

——题外话

一九四八年初，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。蒋介石眼看大势将去，一边积极调兵遣将，企图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；一边伺机寻找退路，指挥残兵南下，以求与共军形成长江两岸、两军对峙的局面。

这天黄昏，一艘小火轮沿富水河直下，取道向蒲阳镇的西河古渡码头驶近。

“呜——”火轮拉响汽笛，喘着粗气缓缓靠近码头趸船。火轮上，旅客们已纷纷起身，有的已站在船舷栏杆边，等候着下船。

很快，火轮紧挨着趸船，停稳。舱门刚打开一条窄缝，便有人从舱内往外挤。

“砰！”突然一声枪响，只见第一位出得舱门的旅客，身子摇晃了几下，“扑”地倒于地上。

“啊！”船上的旅客惊叫着，全都退回舱里，目光齐向岸上射去。他们看见有十几个提着枪的人正朝趸船这边奔来。

顿时，旅客们都屏住呼吸，直愣愣地望着这帮来势汹汹

的家伙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眨眼功夫，那伙人便到了趸船上，并很快排成两路纵队，将舱门死死封住，枪口都对准了出口处。

稍顷，一个留分头的年轻人站到纵队中央，高声发话道：“奉上司命令，搜查共党奸细，不得违抗。另外，效忠党国，责无旁贷。每位来蒲阳镇的人有钱出钱，无钱出力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手一挥，“来人，将共党奸细捉啦！”

话音落，便有两个提枪者去到那倒在血泊中的旅客旁边，一个抬头一个捧脚地将还在抽搐的旅客移到一边去，口里喊着“一、二、三”，随即听得“噗通”一声，那人便被丢进富水河里。

“你们为什么弄死他！”不知谁轻声问了一句。

仿佛提醒所有的旅客，火轮上顿时一阵骚动。旅客们纷纷责问道：

“哪路强盗，竟敢无故伤人？”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王法没有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砰！砰！”两声清脆的枪响，震住了嘈杂声。

“这就是蒲阳镇的王法！”那个年轻人大声骂道，“龟儿子不服，站出来，我何某以礼相待，请他到府上去逗逗风。”

没有人敢应声，火轮上如死般沉寂。

“看来，我何某难交朋友。”他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，“这么说，所有人都是朋友罗。不过，国难当头，我何某需求助大家，每位下船的，必须借给我大洋五块，日后发大财了，一定奉还！”

火轮上仍一片死寂，根本无人敢率先步出舱门。

“哈哈”，那姓何的突发一阵狂笑，随后在趸船上踱起步来。一会儿，他站下了，两手叉腰，对旅客们吼道：“愿者，下船。不愿者嘛，就只好委屈罗，到我府上去做客！”

这番话，使得旅客们一个个踌躇起来。他们都希望下船，可没有谁敢第一个走出去。

当那家伙又要发作时，只见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跨出舱门，径自朝姓何的走过去。

他身着一套灰色的西装革履，脚蹬一双浅黄色的半高跟皮鞋，左手提一只旧式木箱，右手上抓着几块光洋，直走到那姓何的面前。他将手中的光洋往地上一扔，“咣、咣、咣”，光洋落地，发出几声脆响。之后，他径自朝岸上走去。

“等等！”那姓何的叫住他，走向前去，“请你在一边稍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年轻人冷冷地问道。

那姓何的根本不答话，用眼色叫过来两个提枪的人，说了句：“看住他！”又去舱门口站下。

这时候，船上的旅客正陆陆续续地走下船来。经过一只布口袋时，每个人都在荷包里摸出几块大洋扔进去。

只一刻功夫，船上旅客已经下完。那姓何的带着几个人上船去搜寻了一遍，确信无人后，才下得船来，走到那青年人面前。

“怎么样？到府上还是在这里？”姓何的问他。

见十几只枪口对着围住他，这青年人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不干什么。”那姓何的打量着他，审视着问，“哪道而来？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本人姓陈名庆，打台湾高雄而来。到此寻找华艺漆铺。

敢问诸位此铺在蒲阳镇街的哪头？”

“嗨！口气倒不小！”那姓何的冷冷地看着他，“告诉你，蒲阳镇上没有什么华艺漆铺。大概你活得不耐烦了，来找共党吧！”

“不、不！”陈庆不禁后退两步，慌忙从怀里搜出一张报纸，展开来，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说：“你看，这《台湾日报》上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
那姓何的便顺眼一瞅，看见《台湾日报》四个赫然大字，愣怔了一会，又朝陈庆手指的地方瞥去，只见标题写着：金漆梅花四海扬名，华艺漆铺重闪金辉。

接下去，便是：

清末民初，曾获巴拿马国际大奖的“金漆梅花”，在不久前的法国巴黎博览会上吸引四海客商。

唐山蒲阳镇上的华艺漆铺生产的“金漆梅花”造型奇特，形象逼真，做工精细，色艳古朴，保持着几十年古老的传统工艺，经久不衰。据悉，“金漆梅花”出自一老一小之手，中华民国政府对他们极为照顾，并给予各方支持……

“什么狗屁玩艺儿！”姓何的不耐烦往下看了，夺过报纸往地下一丢，不屑地说，“你可知蒲阳镇的规矩！”

陈庆捡起报纸，折好放入怀里，眼睛凝视着姓何的，半晌才胆怯地说：“我初来乍到，实不晓得诸位要我怎样？”

“拿来！”姓何的手伸到他跟前。

“我……”陈庆不知所措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蒲阳镇人杰地灵，初来客得交税，走路需路费，问人需付钱……你要不愿意，好说，命总会有吧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陈庆浑身不禁打起冷颤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……我走了几千里的水路和旱地，盘缠已用得差、差不多了。这还有一点，都、都给你们吧！”说着，他弯腰打开木箱，从中取出装着光洋的小布袋，递到姓何的手中。

姓何的拿在手中掂了掂，不满足地说：“他妈的穷光蛋！”又将钱袋交给另一个家伙，转脸对陈庆说，“看你确实面生，这买卖嘛，下回再做。往后，在这地盘上，你要记着还有一个姓何的。不过，要查出你是来通共党，就请你吃酸的。”说罢，一挥手，带着手下人朝岸上跑了。

陈庆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恨恨地骂道：一帮强盗。不过，他又想，终于来到了蒲阳镇，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啦！他胸中涌起一阵热潮，提起木箱离开了趸船，朝蒲阳镇正街上走去。

二

夕阳垂落，黄昏将近，看看离收工还有一阵儿，阿玉便显得焦急不安起来。她一会儿抬眼瞅瞅门外，一会儿将手中的油漆刷胡弄几下。大约又过了一袋烟工夫，阿玉终于耐不住了，放下手中的油漆刷，侧头对正在忙活的阿云说：

“阿云，我想走了，待会李经理来查工，你帮我说一声，就说我不舒服。啊！”说着，她脱去斑驳的工装，从工具包里拿出一件乳白色的旗袍穿上身。

“你真的不舒服？”阿云停住手，望着阿玉，“是不是……”见阿玉摇头，便转口道，“你去吧！”

“拜托啦！”阿玉收拾停当了，又嘱咐一句，“李经理面前，莫说我们姑娘伢的事！”

说着话，阿玉已出了“华洋家具油漆公司”大门。她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暮霭四合，空气沉闷，好象要变天的样儿。环顾街面，行人稀少，几分钟过去，也没见有一辆的士、巴士驶过。

其实，阿玉心中明白，自己装着等车，是在拿样子给人

看，实际上她此刻是身无分文，即使有的士或巴士，她是坐不起的。不过，阿玉有她的自尊，人穷可不能倒志，就是家里已两天无米下锅，她也没有在公司的人们面前吭一声。本来，她只要向任何工友开口，人家绝不会泼她的面。在这一点上，她觉得做得对；否则，怎能在人前抬得起头？现在，虽不想在人前露穷，可患眼病的妈妈却正呆在家里，等着她能带回去吃的东西呢！当然，更让她为难的，倒是妈妈的眼疾刚有了点转机，药价却日渐上涨，眼看不能上医院诊治，真叫人心急啊！昨晚上，她同妈商量好，今日个去找找好友阿美，兴许能想点办法，解决眼下燃眉之急。于是，没等到下班，她便提前离开想赶在纺织厂下班前能碰到阿美。应该说，阿美的家境也不宽裕，但干纺织那一行，钱来得比阿玉容易些，加上与阿玉关系不一般，而对阿玉的哥哥阿庆也有那么点意思，便经常有事无事上阿玉家玩。日子一长，阿玉妈真认她做了干女儿。阿美还听阿玉背地里透露，她妈很想今后能跟她在一起过日子，心下便高兴至极，话不挑自明，不是要她给陈庆做媳妇么？因此，每次发了工资，总要偷偷地塞给阿玉几个。阿玉呢，开始还有点过意不去，后来就习惯了，就觉得没什么了，只要阿美给，她都接受，还经常在哥哥面前夸阿美如何如何哩！不过，自阿庆离合去唐山十多天来，不知怎的，阿美都一直未登阿玉家的门了。是不是哥走时没告诉阿美，阿美在生气呢？可这是阿庆哥叫这么做的呀！哥说，阿美知道了，一定要花很多的钱，说不准还不让阿庆哥走呢！

阿玉边走边想，不觉来到光华纺织厂门口。正巧，工厂刚下班，工人们正陆陆续续涌出厂门。她收住脚步，站在离

厂门稍远的地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三三两两的人群，生怕阿美从她眼皮底下溜过去。

“阿玉！”阿玉只顾盯望着厂门口，却不想背后有人喊她。

阿玉急忙转身，竟吃了一惊，她发现阿美消瘦了许多，十多天不见，阿美怎成了这等模样？脸色蜡黄，虽眉描黛，唇抹红，但却没了先前的俊俏；那身着的一件淡红色的旗袍，倒反衬得她的脸色更加难看；脚上高跟鞋也换成了平底布鞋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阿玉来不及多想，惊问道：

“阿美姐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阿玉。”阿美没让她问下去，装出很高兴的样儿，“对不起，这么多天没去你家，真想死你啦！”说罢，“咯咯咯”一笑，挽起阿玉的手，欲迈动脚步。

阿玉却不动步，紧逼着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事！”阿美又一笑，松开手，“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你好象不是从厂里出来的。”阿玉盯住她的脸，“你打哪儿钻出来的？你肯定有事瞒着我！”

“我的好妹妹，你说到哪去啦！美姐什么话不跟你说？走吧，走吧！”说着，伸手拖着阿玉移动脚步。其实，她确实有事瞒着阿玉。前些时，厂子里对工人都进行过一次身体检查，医院发现阿美的胸部有了问题，便通知了老板。老板闻听后，硬逼着阿美暂时离厂治病，待病好了才能上班。可阿美每天去一趟医院，查来查去，医院都下不了决断，说不出她患的什么病。一晃半个月过去，也没个结果。而老板说，查不出病因就是不治之症，再过一阵还定不下来，就要辞退她。

阿美急得没法，天天去找医生磨缠，要医生高抬贵手，给她开个无病的证明书。刚才，她又去了趟医院，终于弄到了医院的诊断书，打算明日上班便交给老板。当然，她一直为此事奔忙，哪有闲工夫去找阿玉？不过，这些日子，每天上下班时间，她都要来厂门口遛一趟，好不让家里发现她在厂子里的情况。这一切，她怎么能告诉阿玉和阿玉家里？她是个坚强的女性，总是将痛苦深埋在心底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！今天，她总算踏实了，又可以上班了，又可以去找阿玉玩儿了。本来，她正准备去阿玉家的，不想，却真给碰上了。

“阿玉，伯妈这向可好？阿庆哥呢？”阿美脸带着笑，紧攥着阿玉的手，“走，去你家玩玩！”

“阿美姐。”阿玉脸露忧戚，迟疑了一会，说，“阿妈想你呢！见你老不去，她要我来找你。说不见到你，她就不去医院看病了。”阿玉竟撒了个谎，她总记着阿美一定有事没讲出来，想用话套她。

“真是的！”阿美嗔怪一句，又说，“你怎么今天才想起找我？”

“我……”阿玉不知怎么说好，瞥了阿美一眼，吞吞吐吐地说，“阿美姐，我说出来你可别怪！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

“阿哥去唐山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阿美陡地收住脚步，望着阿玉，“他去那儿干啥呢？”

“他到唐山蒲阳镇，要找什么华艺漆铺。可他去了许多日子了，却没一个音讯。阿妈很着急……”

阿美没立即应声，沉默了许久，才说：“那阿妈的病，你

们家的生活……唉，都怪我，连这些都不知道！”

“阿美姐！”阿玉一阵激动，眼中涌出泪花，直愣愣地盯着阿美，“阿哥本来走时要我告诉你的，可我不想让你伤心，就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她觉得谎再扯下去，到时阿妈说漏了嘴，怎么收场？

“阿玉”

“嗯！”

“今天我不去看伯母了。你跟伯母说，过两天我再去，要他老人家抓紧时间看病。”阿美说着，掏出钱夹取了几张十元的台币，递到阿玉跟前，“这一阵，我手头也不宽绰，你先拿去用吧。”

“不、不！”阿玉连连推辞，眼圈儿却红了。她知道前不久阿美得到了一个一万元台币的存折，那是一位刚从唐山派过来的“接收大员”同她在旅社里住了一宿后送给她的。现在听她如此说，心内不觉一酸，说，“阿美姐，你脸色这样不好，肯定是病了，这钱就留给你自个用吧，我不缺！”

“看你说那儿话？阿庆哥在家时，你从不这样，他刚走，你咋就变了呢？快拿着，啊，阿姐还有存着的呢！”

“你那存款……”阿玉本想说出一句“你那存款不干净”的话，但即刻觉得会刺伤阿美的心，便转口说，“你那钱也挣来得不容易呢！”

然而，她的脸部表情变化被阿美都看到眼里。阿美为此事心中常感到内疚，特别是这次一开始发现有病，她便怀疑就是那一宿落下的病根呢！查后，医生也有怀疑，但又不能肯定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喃喃道：“阿玉，姐实在对不起你哥，那晚你哥跟我在一起多好，我就不会遭那人作践了……”

“阿美姐，你快别说了。庆哥不是原谅你了吗？”阿玉打断她的话，赶紧说。

“唉！”阿美叹息一声，“这几天我上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我可能患了性病。我想，大概那家伙有梅毒，传染了我。若真是那病，他那点钱怎治得好我的病？”

阿玉惊得睁大眼睛，怔怔地望着阿美，一时不知说什么。但她在心里已下定决心，决不能要阿美姐的钱了，她要自己去另想办法。过了半晌，她才说：“阿美姐，这钱我决不会要的。你就去治病吧！”言毕，扭头跑开去。

“玉妹，玉妹！”阿美紧追几步，见阿玉已跑出很远了，想想追不上，便停下来，望着阿玉的背影流下两串伤心泪，嘴里自言自语道：“咱们女孩子家命真不好……”

三

蒲阳镇有所西河女子中学，它座落在如带似练的富水河的西岸。校园里风光如画，校外一边是一条青石板小街，另一边是热闹非凡的西河古渡。华老板的独生女儿华梅，就在这所中学读书。

在女子中学的紧隔壁还有一所男生中学，那便是蒲阳中学。这学校的学风很坏，学生大多是镇上有钱人家的子弟。因为他们的家长只想让他们混到文凭，将来好在镇上捞个一官半职，对他们的学习根本不去问津。于是，这些鬼家伙们虽身在学校，眼光却早已离开了书本，专门盯着女子中学的女生们。特别到了夜自习，总有几个调皮鬼翻过墙来，趴在教室玻璃窗上做着各种怪相，或者捅穿玻璃用弹弓把一封封情书、一首首情诗射进去。

华梅对他们这一套讨厌死了，但又不敢怎样。每次看见他们，只得绕开去，并在心里骂道：“这些鬼男生，怎么这样死皮赖脸？”

然而，有几个女生却不知怎么搞的？只要他们在玻璃窗

前一晃，她们就似乎神不守舍了，还冲他们眉来眼去，甚至常常同他们在学校后面的大堤上去遛跬。不晓得他们在一起还干了些什么！

不过，华梅从来不理他们。每天放晚自习的铃声一敲响，她就快步走出校门，径自朝家里走去。

“笃，笃！”同往常一样，她总是这样敲自家的铺门，不多不少，轻轻两下。

门“吱”的一声被拉开，洋油灯光里照例闪出陈庆那张不冷不热，仿佛不知欢笑的脸：

“华小姐，你回来了。”

她对他笑笑，点了点头，随便“嗯”了一声，便钻进了自己的房里。

好半天，她都听不到房外面的动静，却又很想知道爸爸从茶馆里回来了没有。她便走出房来，想问问陈庆，但却发现整个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哪见陈庆的身影。屋内死一般静寂，使她突然感到一阵害怕。

她很快缩进房里，拴紧门，暗骂着陈庆：“哼！真是一个闷葫芦，不招呼一声就自个儿跑了，等他回来，看我……”

正这时，忽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响，好象什么东西摔碎在地上，华梅的心不由得又一阵紧缩，猛然想起镇上出的那件人命案，浑身不禁打起哆嗦来。五天前，一个歹徒趁一户人家中无人，便闯将进去，强奸了一位年仅十四岁的姑娘，完后，竟将那个女孩赤身露体地绑捆在一条长凳上，活活地给勒死了。几天过去，连个人影儿也没见着，案便一直悬着。现在，想到几天来那家人悲痛欲绝、失魂落魄的惨景，她连大气也不敢出了。